

知其妙微

How many things have been accepted on the word of Galen.

Andreas Vesalius,

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

By all means let's be open-minded,

but not so open-minded that our brains drop out.

Richard Dawkins

布魯塞爾出生的解剖學家維薩留斯，多次執行解剖後於1543年寫下《人類的結構》，感嘆千年來不疑蓋倫的醫學傳統。蓋倫 (Galen, 129-c.216 AD) 與希波克拉底 (Hippocrates, c.460-c.370 BC) 是主流西方醫學史中的里程碑。地位或如北宋吳夬成為保生大帝出現於寺廟一般。例如義大利阿納尼聖瑪莉大教堂 (St. Mary Cathedral, Anagni, Italy)，便仍存有13世紀濕壁畫，繪有兩者跨時代的對話與體液學說圖像。民間亦有「希波克拉底說是，蓋倫說不是」諺語，刻劃面對權威意見相左時的糾結。

身處Web 3.0時代的我們，面對資訊下載、上傳速度不斷提升，儲存方式更加去中心化的技術，原本應該樂觀迎接知識民主的實現。不過，近期生成式AI技術的投入，似乎加速瓦解傳統權威，且讓「個體」的界線在基因科技之後再一次受到實質挑戰。只是，若新技術有助人類抉擇，且有效解決現實難題時，那人類究竟在擔心什麼？

279期「觀點」〈人工智慧來臨〉的研討會，標記了成大從大學高度首度回應此新技術。〈人工智慧對高教的衝擊及因應之道〉與〈大家都在談ChatGPT，我該怎麼辦？〉兩篇，側寫兩場演講概要。以ChatGPT為例，雖有輔助教學之

功，但細究之下，卻不免直逼大學根本，即：教學。21世紀大學的使命為何，相應的教學理念為何，若無共識，如何拿捏技術？

「大家寫校史」收錄〈記憶中的成大校園〉一文。校友回訪校園，觸景生情。持續存在與不在的校景，交織摺疊出具有時間感的成大記憶。特定時期的專屬地景，成為各自融入成大集體溝通記憶的節點。「發現成大」中的〈臺灣的山屋踏查〉，帶領我們認識另一種溝通都會聚落與自然山野之間的空間節點。多元交織需要緩衝，山屋似乎如跨領域時所需的踏腳石。〈無人博物館：天才達文西團隊〉是成大學子合作探索時空虛實的旅程。新人類利用AIoT技術，讓物理世界的人類尺度，從最初如達文西維特魯威人打開雙手雙腳的世界，延伸至數據元宇宙。讓人不禁思索，若15-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達文西與維薩留斯以親身解剖見證小宇宙，那麼21世紀的文藝復興人，又該如何在物質邊界逐漸模糊的世代，重新探索人類精神與物質世界的關聯。

「榕園記事」，〈關於「網路／數位性別暴力」，你需要知道的幾件事！〉提醒我們，數位世界的豐富固然美好，但不顧分寸的後座力不小。走過必留痕跡，未造成生理傷口並不代表傷害不存在，值得網路公民想想。〈記一場演講：國立臺灣博物館郭昭翎助理研究員談展示規劃〉是成大人與地方博物館互動的紀錄剪影。臺南約有50間左右的博物或地方文化館，數位時代，還需要那麼多實體博物館嗎？或者，博物館也如校景與山屋，是虛實世界，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溝通節點？

〈共啥物 káng siánn-mih?〉涉及溝通工具，彰顯語言與歷史文化的緊密關係。共啥物？我們真的願意尊重同理，盡力理解對方的意思嗎？溝通從來都是差異雙方的互動，全然一致，要嘛境界太高，要嘛同溫層太厚。〈死神，冰淇淋與臺文館〉是病友面對疾病的勇氣與反思。疾病經驗可貴，可惜代價太大。因此，借助美學開啟感官協助理性思考限制或許是方便法門。〈從水彩寫生課到「好好看校園」的一點思考〉，期待藉助畫家之眼，透視出平凡中的不平凡。

新技術充滿潛力與風險。但正如羅丹出現之後，必須重新評價米開朗基羅。生成式AI出世，勢必得重新評估所有大學傳統。舊有的不見得不好，但必須與新創相互激發躍升而獲得新屬性。成大279正逢開學時節，是充滿新資訊、新人物的新開始。不過，請不要忘記人工智慧時代的工人智慧還是非常關鍵。不然，英國生物學者道金斯也不會諷刺地說，開放心胸不是叫你開到連腦子都掉出來。所以，進大學怎麼可以不自己開眼動腦動手呢？觀看、思辯，評價、判斷的工作請不可全然外包，成大279與所有成大人共勉！